

88071

朱昌義書

魂 离

黄复彩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2810

8807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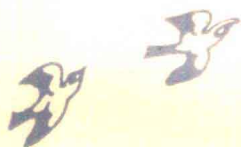
0318

4432:1

4482:1

魂 离

黄复彩



安徽省文联 编

内 容 提 要

那古寺深院内的墨荷、那碧波轻舟里的红鲤鱼、那山里妹子嘴边的竹叶笛、那愁苦女人怀里的翡翠蝴蝶、那扬子江边船工的柔情……是烟雨江南中飞出的动人的歌；倾诉着对爱情的追求、对幸福的向往和对理解的渴望。

收获和失落都不是结局，只有永远奋进才能永葆幸福。

魂 离
黄复彩 著

*
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安徽省文联编

安徽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25印张 2插页 155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安徽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000册

*
ISBN7-5059-0162-1

I·111 定价：1.70元

封面题字：王郁昭

封面设计：宋子龙

责任编辑：马著华

序

江 流

焚书坑儒的浩劫过后，眼前的读物称得上风起云涌。细读不及，势必只能来一番滥祭。古时的智者，号称能一目十行，甚至一览之后便能倒背如流。我的智商，自问不及这等古人的一个零头；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“一目十行”的能力，有时甚至可以大大超过古人。有些所谓作品，尽管洋洋洒洒数万言以至数十万言，拿起来看个开头，瞥一眼结尾，再从中扫视几个片断，对照一下那些百般勾引读者的媚俗的标题，便不得不就此“割爱”。谓此为一目十行，也还过份谦虚吧。然而黄复彩的《魂离》，我却是一气读完的。不仅是此刻读校样，有的篇目，还是在好几年前，我就曾细心地作过原稿的第一读者……

朋友，如果你手里拿到了这本书，先读一读简短的内容提要，那股诗情画意和号角之声，恐怕就会吸引你读下去，读得越细致，越会动情。每一篇作品虽然都能动人以情，但文字的运用却相当简洁，极少有拖泥带水之处。如果你读完这本书，再读书末所附作者自写的小传，便可浮一大白，击节感叹：原来如此！怪不得如此！！如果你拿到这本书后，索性先读书末的作者小传也可，那样，便有成竹在胸，再读具体作品时，感受就倍觉亲切了。总之，不管循着什么程序，

全书都值得一读，这里毋庸琐述。

我以为，开展对一个作家的研究，或总结一个作家创作方面的经验教训，尽管可以写成一部又一部的专著，但简要说来，无非是“吐纳之术”四个字便可概括。这“吐”，当然不是道家或气功家那样，嘴一张，吐出一颗红丸，可以使人起死回生；或是吐出一道白光，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，等等。也不是拾人余唾，再去装模作样的呕吐不止，令人恶心。也诚如中国古话所说，狗嘴里是吐不出象牙来的。作家的“吐”，近似蚕之吐丝。丝是美的，大有益于人类。但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，蚕未死，吐丝就不止。作家写作，可不能像蚕那样，一个劲地吐丝不绝。因为既有吐，也必需有纳，有一个“纳”后再反刍的过程。有人把生活知识比作“源”，把书本知识比作“流”。不管是源是流，总是要不断纳新才能吐故。否则无非是拚命吐黄水，或只能干咳而已。春蚕为何丝吐完即死？那是因为它“上山”之后，就不再吃桑叶，吐而不纳，哪有吐不完的丝？又焉得不死？所以，吐和纳，矛盾统一，也可说是创作的诀窍。

黄复彩同志在开笔写作之后，文如泉涌，相当顺利。但一段顺利之后，在原来的生活底蕴越“吐”越少，而五花八门的文艺新潮又扑面而来，令人眼花缭乱之际，他也曾有一个暂停、补给与反刍的阶段。这个阶段的出现，是一件大好事，正如火线上总攻击之前的那一阵沉默，而汹涌沸腾的活力就在那一阵沉默中蕴藉着，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爆发。读过了《魂离》及作者小传，读者莫不寄希望于作者：请你把这个过程的“个中味”，也娓娓道来，以公诸同好吧！

1987年12月于合肥

目 录

序江 流

红 鲤 鱼(1)

墨 荷(17)

荷 叶 洲(41)

银河里有一颗小小的星(58)

魂 离(73)

火 警(91)

竹 叶 笛(105)

苦 楝 树(121)

白 神 鱼(137)

月缺月圆(153)

小 传(226)

红 鲤 鱼

小暑刚过，悦通江里的水日渐暴涨起来。只一夜工夫，通镇古老的石板路上便开始跑船了。

这地方就这特性，傍江而生，地势又低，十年倒有一半是泡洪水的。人们见多不怪，家家都在屋里码上凳子桌椅，再面上门板之类，建成一个个水上小阁楼。商店照常营业，住家的照常过日子。淹不掉什么，损不了什么，没什么愁的，也没什么忧的。那些半大娃们在水阁楼上奔跑着，故意一个闪失栽到水里，就势在水里打扑通，干水仗。乐是他们的，笑仍是他们的。

这大约半个月的汛期自然是发了那些船家渔户。等大水退了，又是一个渔业旺季自然不必说了，单是在这水街道上，就有他们干不完的活，挣不尽的大钱。水文公告每日三次，总说上游有洪峰下来，人心悸动了。商店经理急着要把货物搬到长龙山上，出门上班做营生的人不好在齐腰深的水里游走，船也就成了人们必需的交通工具。有船的人家，纵然没有盼水再大的坏心，却是巴不得这水退一天退到江里去。

花子荡一只水鸭溜了船过来，坐在门口跳板上捶衣搥米的女人们都抬起了头。

“小花子，今朝有些什么鱼？”

“摇过来看看，什么价？”

“死贵，金子做的？”

花子一一快而脆地回答着这些爱拉呱、却并不存心破费的女人们，船自然也就慢下来。“泼啦啦”，小船象一只会飞的小鸭子，贴着人家门口很快地掠过去。

女人们又喊：

“小花子，小心别撞了我那棵树！”

“撞倒我的墙，有帐跟你算！”

说话时，一条满载的大船塞在街道里，艰难地游走着。花子的小船，敏捷地绕过大船，从巨伞状的梧桐树下一穿而过。“通”的一声，那只被逼到一边去的大船撞到人家的墙上，擦掉一块石灰泥，撞松一块墙砖。捶衣的女人尖着嗓子骂起街来，船老大忙赔不是，回头再骂自家在船头撑篙的儿子，儿子不服，硬着粗喉咙辩驳，说错在拨梢的老子。水街道上热闹起来。

镇长刚刚睡醒。他蹲在门口跳板上，就势从脚下舀水刷牙，一边满嘴泡沫地朝花子喊：“花子，下午你就去县里报到，舢板比赛提前到明天上午举行。”这是每当汛期到来必定举行的水上运动会，也是挑选江上打捞队员的机会。

镇长女人从屋里出来，将一痰盂拉杂玩艺泼到门口的浑水里，站在男人身后斜眼瞟着花子臂上滚动的肌肉，竟至于发呆。直到小渔户离了她门前，她这才冲小渔户的背影喊：

“嘿，记着，回头替我带三斤毛线，斤半绿的，斤半红的！”

花子响亮地应着，忽然觉得船身重起来。原来几个露肚

皮的小把戏攀住了他的船尾。小鸭溜子在水面上摇晃起来，转着圈。于是花子哄他们，吓他们，又扬起浆板要砸他们；直到每人从他的船上得到一条小活鱼，小家伙们这才猛一松手，很响地落到水里，快乐地笑着，向另一只大船进攻而去。

他望着娃们，嘴角漾起了笑。好象在昨天，他也象这些娃们一样，在水街道上戏水，在泛水的江滩上抢瓜。眨眼工夫，他成了一个当家立户的汉子了。然而他仍快活，笑仍是他的，乐仍是他的。他孤身一人，浮家泛宅，水高他也高，水落他也落，再大的水也是奈何他不得的。去年这时候，他在县里举行的舢板比赛中夺了冠军的红披。明天，在三县二镇的舢板比赛中他完全有信心再夺一个好名次。水，从来不欺负同它友好为伴的人。

花子的祖辈都是水上人家。他老子是镇上有名的老渔户。可是，到了下一辈人手里，他的几个儿子却一个个从船头跳到石板路上，或是做了豆腐业的大经理，或是成了供销社的营业干部。儿子们的出息，儿子们的阔、抖，并没给老渔户多少安慰，相反，他有着一种被轻睨的感觉。以至于他在五十五岁那年，下决心又生下一个老来子。他要培养出一个合格的渔户来，他要把他祖上家业世代传下去。

老天爷并不作成老渔户。当他的老来子降到这人世上才七个年头，老渔户夫妇便双双过世了。于是，经理变卖了父亲的大船，营业干部把所有的渔具都作价给了渔业大队，兄弟花子则在几个兄长的家里轮流生活，渐渐长大。

老渔户在老来子的身上体现了强壮的种气。花子生在江上，生成是搞鱼的命。初中没毕业，他就离开令他沉闷的教

室，整天坐在江边沉思。他在想父亲给他讲过的只有这条江里才有的神奇的白鳍豚的故事。他在看江上的渔户怎样垂钓下网。

兄长们看兄弟是一条无法拴拢的野渡，是一只无法养驯的水鸭，于是又合伙为兄弟置办了一只小鸭溜子船，花子这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归宿——他开始过起了真正的水上生活。

他有一双自父亲身上得来的鹰眼。他能把水底的上色鱼一批批撵到自己的钩上网里。这是一条没有被污染的江流。别处的水族濒临灭绝的危机，而悦通江里却有捕不尽的鱼。几年以后，他竟发起来了。有了一条七吨大渔船，从此不再象父辈那样龙虾似地蜷缩在舱里睡觉。并且，他有了双声道收录机，有了牛皮鞋、直统裤和电子表……

他把船收拾得象岸上人的新房。夜里，他平伸四肢在宽敞的舱房里，听着江水撞击船底的“锵、锵、锵”的音乐，他立刻会进入甜蜜的梦里。忧不是他的，愁不是他的，生活没有比这更好。假若没有前年那场汛水的话，他会一辈子就这样往下过的。

那是一场特大的汛水，他居然有办法打到几条肥嫩的鲟鱼。他在长龙山上的临时菜场占下一个位置，立刻招来一批批顾客。人们把他的鱼剥鳞抠腮地看着，然后一个个被他叫出的价吓走了，并且丢下几句刻薄的语言。他权当没听见，决不肯稍稍跌下价来。他坚信他好不容易打来的鱼定然会遇到合适的买主。

果然又靠拢来一个中年女人。他认识她。她是镇上小学校的教师。他破蒙时就在她的班上。那年花子上课时竟然憋

出尿来，在脚下湿了一片。女教师轻轻地走过来，把他带到自己屋里，给他换了一条略显小的花裤子。

“买鲢鱼吧，新鲜的。”他用平淡的语调兜揽着生意，却把鲢鱼降到一半的价格。

她似乎明白花子的意思，朝他淡然一笑。忽然，她象是发现了什么稀罕物，在花子的鱼篓前蹲下来，指着那两条红鲤鱼说：“能打到活的吗？最好再小一些。”

“是要做药引子？”

“也算是吧，”她说，“我女儿……在工厂里不小心被硫酸烧坏了脸，一个月了，她闷在家里不肯出来见人……”

他理解了做母亲的意思。女儿失去笑容的脸是母亲的一块心病。

“小时候，她喜欢在小瓶里养鱼玩，”女教师说，“这红鲤鱼真好看。”

于是他想起了一个小姑娘。初一的时候，一次全校看包场电影，忽然插进喊话：“请刘华芝同学到休息室去，有人找。”过了一刻，休息室里到了两个中学生，一个是女学生刘华芝，一个是他牛花子。一家新近开业的照相馆约好要拍刘华芝的艺术人像，见了听讹了音而误走进来的牛花子，竟然被这男孩子的美惊呆了，于是给他俩各拍了一张艺术人像。这两张漂亮的男女孩子的相片，好多年里一直摆在那家业务特好的照像馆的大橱窗里，引起来往路客的惊异、赞叹。

他无心再卖鱼了。下午，他把船荡到白沙湖里，开始了张网捕捞。这下午他运气少有的好。一网网撒下去，收网时，他的船头一道道白光闪耀，一条条白鳊鱼在他的舱里蹦跳。他不高兴，却也并不泄气，继续甩出一个又一个希望。然而，

舱里那纯然一色的白却使他越来越恼火。

那几个渔户见他一网一网地收鱼，于是都把船摇到他这一带来，希望沾一点花子的运气。临近傍晚，花子终于一屁股坐在船头上，只想骂人，只想找人干架出气。

忽然，附近一条船上闪出一点红。那位败运的船户收了一下午的空网，临收船，网里却钻进一条巴掌大的红鲤鱼。上不得秤杆，卖不出好价，只能甩给儿子放在玻璃瓶里看玩。

花子却象是见了稀世珍宝。他飞快地把船划过去，小心地捧回了那条红鲤鱼，然后把自己舱里的白鳊鱼统统铲到对方的船上。

路灯亮了。他把船摇到女教师家跳板前。他爬上了楼板，正好看到刘华芝整个的侧影斜倚在窗台上，看水街道上路灯的光亮在水面上拉出的长长的亮影。她刚刚洗过发，湿漉漉的发轻轻地披在她滚圆的肩上，修长的手臂象玉石一般洁白，富有光泽。路灯的桔红色光在她的白色连衣裙上镀了一层金边。

他站在那里，发痴。她太美了，美得象一件出自名家之手的艺术品。这是一幅完美的作品，造物主高超的创造才能是这世上一切伟大的艺术家都无法相比的。

桶里的红鲤鱼，“扑”地跳了一下，于是，他们四眼相对。刹那间，他想起了那条小花裤，想起在那个尴尬的电影院休息室里的种种情形。她起先是吃了一惊，面对这一个月来的第一个突然闯入者，她毫无思想准备，以致于那受伤的脸无遮无拦地暴露在这陌生者面前。

她忽然有了勇气，索兴拉亮灯，正对着他。她要在这个

闯入者的眼里看到惊骇，看到嘲弄的笑。

花子看到了一张这样的脸，一块白色的疤痕直跨在眼睑和腮骨之间，正象一个野蛮的占领者无礼地霸占了一块美丽的国土，因而破坏了那里整个布局的美的和谐。他象是亲眼看到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被人毁坏，他的心痛得微微发颤了。

“找我妈的？她在厨房里。”

“不，找你的。”

于此同时，她认出他来。在花子的脸上，她看到两汪澄澈的池水，碧清见底。她的心奇怪地跳了一下，说：“多少年没见到你了，现在是特意来安慰我的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要听什么高调……”她的泪涌出来了。不幸使她对谁都一样刻薄。

“呖”，桶里的红鲤鱼跳了一下。他避开她锐利的目光，说：“我认为……你会喜欢红鲤鱼的……”

“红鲤鱼？什么红鲤鱼？”

花子在她的房里搜寻着，说：“有玻璃瓶什么的吗？要把它养起来。”

“架子上或许有，自己找吧。”她又伏到窗台上，看路灯下的浑水。

花子在架子上翻找起来。他找到一只装水果罐头的空瓶，然后把鱼放进去，举起来看看，说：“太小了，有大一点的吗？”

她回过头来，朝瓶里的红鲤鱼看看，终于自己打开了壁橱，从里面捧出一只装雪花膏的玻璃瓶，说：“可以吗？”

“太好了，”他朝她感激地笑笑，捧着大玻璃瓶到楼下的水里洗刷去了。回来的时候，刘华芝已坐到放着红鲤鱼的

桌前，聚精会神地看着它在瓶里艰难地扭动着身躯。

花子把红鲤鱼重新放到大玻璃瓶里。好长时间，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坐在桌前，看红鲤鱼在清水里快乐地游动。

那天晚上，他和这母女俩在一起吃的晚饭。晚饭后，刘华芝忽然提出要到水街道上去看看。于是，他的小鸭溜子船载着他们俩，在空寂的水街道上慢慢地划着。

人们都撤到长龙山上，古老的房屋半截浸在水里，四周静得出奇。朦胧的月下，凝滞的水面上印着古建筑的倒影，路灯的光在水面上拉出一条长长的，颤抖着的金彩。

“通”，一只在房梁上栖息的青蛙跃入水里，打破了这少有的寂静，附近的水面上也传来“咕咚咕咚”的声音。天气闷极了，水里的鱼虾都探出了水面，水面上开始“扑、扑”地响着，象刚刚煮沸的粥锅。

花子轻轻地把桨插进水里划着，尽量不弄出一点声音来。他不忍心破坏这夜的神秘。

“让我来试试，”她说。于是他把桨递给她。水里的金彩碎了，水里古建筑的影子乱了，小船在水街道上转悠着，一会儿撞到梧桐树上，一会儿又擦在人家的门窗上。幸而屋里早走了主人，否则他们会遭到一顿臭骂。

忙乱中她弄折了桨板，小船随着上涨的浑水一会儿晃到街的上头，一会晃到街的下头。总不能就这样晃到明天早上，花子只得跳下水去，边推着小船，边气咻咻地喘着气，喷着水。花子的头发被水冲下来，紧粘在脑门上。这使她觉得很开心，笑了起来，伸手撩拨着水，向他的脸上打去。花子钻到水底，小船烈猛地摇晃起来，象要即刻倾覆。她吓得叫起来，双手紧紧地抓住船帮。她是游泳好手，但这几天是她

不该下冷水的时候。

洪峰到达之前，通镇人一个个愁绪百结，唯他们快乐忘忧。

“你应该后悔，”他喘着气大声地说，“就那么一点缺陷，竟然闷在楼上一个月不出门。

刘华芝忽然黯然而了。好半天，她轻轻地说：“你认为……真是我不小心？”

他象是明白了什么，却并不愿相信，问：“你说是被歹人……”

她避开他的目光，对着暗黑的夜空：“活到二十岁，第一次明白，生活是这么丑恶。”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象这场大水一样，有美也会有丑……”

忽然，从什么方向传来孩子的哭声。起初，他们认为是耳鸣的幻觉，继之，那声音实实在在地通过风送到这里。他们停止了谈话，把船飞快地推到一栋歪斜的木楼前。

花子爬上木楼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复下来，急切地说：“周老太舍不得她的杉木棺材，丢不开她儿子媳妇的满房家俱，抱着孙子至死不肯撤下来。她说童男子能避水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这太危险了。这木楼说不定夜里就支持不住。”

“我去撑大船来，连她的棺材一起运走。不过，”他停了停说：“光我们俩可不行。”

“你去撑大船来，我去找人。我们俩分头行动。”

他在黑地里瞥一眼她那张带有疤痕的脸，说道：“你……”

她已经扑到冷水里，向另一方向游去，象一条白色的大

鱼。

“小心！”他叫着，眼泪刷地流下来，“麻绳厂那一带水很深……”

月亮升起来。他开始诅咒月，盼那云层厚厚地盖住它。云真地涌过来，水街道上一片黑，不久，月还是钻了出来。

九月里，大水退到江里，渔汛到了。清晨，他悄悄将蒙着大口罩的刘华芝接到自己的船上。她记得花子讲过的关于那条神奇的大白鱼的故事，据说退水时会看到这江里的奇珍白鲢豚。这是一条没有遭到污染的江流。所有的水族都趁那场大水涌到这纯净的水里繁衍生长，悦通江象一个温厚的妈妈，哺乳着鱼类，也养育着人。

太阳出来了，江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渔船。大船上的扳罾和小船上的撒网，几乎罾罾相接，网网相连，在江面铺开一面绿色的雾。沿江两岸的居民也决不放过这渔业旺季，在江岸上挨排放下自己的手罾。连娃们也扛着用纱布做成的小罾，在岸上赤脚乱跑乱叫。渔户们一边向岸上的女人调着情，一边唱起了粗朴的渔歌：

想吃鲤鱼网里逮，

想找郎客船上来；

日里陪你江上转，

夜里陪你并头埋。

岸上的女人们于是也回骂：

想吃菜苔上街买，

想找娇妹大轿抬；

想做野狗偷偷摘，

敲断腿杆你永莫来。